

◆流年碎影

消失的老祠堂

司 舜

古时的门槛是衡量一个家族显赫与否的标志,门槛越高,声名越高。我家宗祠中门门槛足有一尺多高,用整块青石凿成,打磨得非常光滑,象征着当时家族地位之高。据介绍,这道门平时并不打开,只有议大事或祭祖时才开启,而且只有辈分高的人才能走中门,辈分低的只能走边门。

祠堂大门是一座重檐歇山式门楼,八支檐角像一群凤凰展翅来仪。门楼的大小额枋刻有木雕,均是艺术珍品。门楼后为天井和回廊,回廊以12根方石柱围成。

“相逢哪用通名姓,但问高居何处村”。司家墩作为一个名称,因为这座祠堂而远近闻名。祠堂据说是清朝时期修的,是一栋独立的建筑,四合院砖木结构,坐北朝南,三进七开间,采用中轴线东西对称布局的建筑手法,整幢建筑由影壁、门楼、庭院、廊庑、京堂、厢房、寝室、副祠等几部分组成,气势磅礴,蔚为壮观。祠内装饰精美,尤以保存完好的各类木雕为最。

祠堂最气派的是门脸,开着两扇巨大的木门,门漆斑驳呈棕黑色,门上一边一个硕大的兽头铁制门环,门轴立在青石两端的凹槽里,推门时发出清脆的吱呀声,门框也是用两根长条型青石筑成,表面规整但又凹凸不平,摸上去很有历史的厚重感。正厅两侧木雕更是别具一格。两侧各10扇隔扇以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荷花为主体图案,花形千姿百态,无一雷同。花群之中,有鸟翔蓝天,鱼潜水底,鸭戏碧波,还有蛙跃荷塘,鸳鸯交颈,把整个荷群画面描绘得生动逼真,妙趣横生。木雕荷花图的特点通过纵览20幅荷花图,便可窥其“全、精、巧、雅”。一扇门的荷图寓意“一门和气”,全部荷图寓意“满堂君子”,具体到每幅荷图又有它特定命意。社会和谐,家庭要和美,人与人要和顺,世间万物奏出和鸣之声,可谓意趣十足。

祠堂分前后两进,后进地势略高,用石灰夯土的地面光滑平整,从门口望去,里面显得格外高深开阔。前后两进之间由一条青石筑成的水沟隔开,水沟两端各连着一个天井,天井上方没有盖瓦,阳光透过空隙照进来,再阴的天,祠堂内也不会显得昏暗。

水沟往上是四级石阶,拾阶而上,就到了后面的正祠堂。听老者回忆,堂前正中墙上是一副对联,书写遒劲有力,左联是“涑水家声远”,右联是“龙门世泽长”,正是这副对联直指先祖司马迁和司马光。因为“涑水”是光公出生地,“龙门”是迁公出生地,这样就是千真万确的根源,原来司氏为史上“彪炳千秋”的两司马之后裔。

对联下方立着一个5尺余高的暗红色木制神龛,上面供奉着几个祖宗牌位,两边还摆放着几个或坐或立的小菩萨,神龛正中央有个墨绿色的陶钵,里面常年插着香、烛之类,神龛前面放着一张八仙桌,摆四条长凳,闲时乡亲们在这里玩字牌,亦或喝茶聊天,神龛下方的地面又黑又硬,应该是族人经常焚烧纸钱所致。

家父是长房长孙,住在祠堂东侧南片,和祠堂共墙处开着一道门,推门过去就到了祠堂。虽和祠堂近在咫尺,但严格意义上,祠堂和家并无多大关系,祠堂是16个小家庭所共有,主要用作祭祀和操办红白喜事所用。据老者回忆,每到中午吃饭的时候,院子里的小伙伴们三三两两端着碗过来,或蹲或坐在祠堂青石门槛上,打量着对方碗里的饭菜,相互交换着分享。

我家祠堂,与其他没有幸存的建筑一样具有类似的毁灭史,有的是无人居住而坍塌,有的是岁月的侵蚀而自然衰坏,也有的是人为或非人为的消失。存与亡,既是世间正道,又是物世无道。人也如同这样的古建,弥留之时如能及时被关爱、保护和帮助,或许逆转而华丽涅槃。

花花世界
汤青 摄

◆情感涟漪

老黄牛和小黄牛

章 琪

冬天的傍晚,老黄牛在被我喂饱以后突然晚上很反常,母亲告诉我可能是要下崽了,我觉得很突然、很纳闷,在等待了两个小时后,小黄牛出生了,身上黏糊糊的,躺在地上,老黄牛不停地舔着它的头和身体,过了好一会,小黄牛颤巍巍地站了起来,慢慢凑到老黄牛的身边喝奶,身子瑟瑟发抖。我赶忙抱过来一堆稻草垫在它的身边,关上门窗,蹲着看了很久,直到母亲催促才回到屋子。第二天一大早,我就急匆匆跑去看小黄牛,它已经站得很稳了。

小黄牛跟我差不多高,身上毛茸茸的,黑黑的大眼睛就像两盏灯,额头上还有两只竹笋尖样的小角,可爱的小尾巴甩来甩去,模样很是惹人爱。我有点偏心,把青青嫩嫩的小草送到它嘴边,每天把牛圈的蚊子驱赶一遍,把它身上的毛抹得平平的。小黄牛慢慢认识了我,我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过去看它,它也会把头凑到我身边,让我摸摸它。那个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放牛,看着老黄牛和小黄牛在河边悠闲吃草,我躺在沙滩上,听着风在耳边吹着,用手挡住刺眼的阳光,甚至会短暂地做一个梦。

慢慢地,小黄牛长大了。突然有一天,母亲做了一个头套给它带上,用一根长绳子系到家边的树上,小黄牛开始反抗很激烈,但终究挣脱不了,不过只要是和老黄牛在一起,它大部分时候还是很安静的。

有一天下午,家里突然来了几个人,他们走到老黄牛边上,左右打量,看看它的牙齿,敲敲它的蹄子,然后回屋里议论着什么,我隐约听到说说“这头牛养的还不错”“几百块钱”之类的话,我追问母亲有什么事,她没有说。第二天下午放学,我刚到家边上就听到小黄牛凄惨的叫声,我发疯似地跑回家,发现有一个牵着老黄牛准备离开,小黄牛被系在旁边的树上,疯狂地“哞哞”叫着,焦急地左冲右撞,老黄牛也是的,不停地把头甩着、拉扯着回头看小黄牛,“哞哞”地回话。我急哭了,问母亲这是干吗,母亲告诉我,小黄牛长大了,可以干农活了,家里不需要养这么多牛,趁行情好,卖一头牛给我交学费。

那一刻我心里好难受,小黄牛不停地看着我,似乎像是在求我不要带走老黄牛,可我是那么无能为力,我跑过去不停地摸它的头,眼里已经哭成泪人。终于,在一阵阵的鞭子抽打声中,老黄牛走了,我再也没有见过它。

那一晚,牛圈里不停传来“哞哞”的声音,直到天亮。

过了很久,小黄牛已经比我高很多了。转眼到了农忙的时候,小黄牛成了家里的主力军,因为抢时节的原因,那么多稻田需要在短时间内收割、翻土、播种。每次小黄牛犁田的时候,我就坐在边上看着。

总是在酷热的夏天,小黄牛身上套着犁具,在水稻田里一圈一圈奔走,它的身上糊满了一块一块的泥巴,鼻子喘着粗气,水没过了它的膝盖,每走一部似乎要用尽全身的力气,如果偷懒停下来,母亲的鞭子总是会落在它的背上。在休息的时间里,我赶忙过去把小黄牛拉过来,带到树荫下面,递过去我早就准备好的青草,可是小黄牛只是不停地喘气,偶尔吃进去几根小草似乎都会呛着。我试着摸摸它,发现套犁具的肩膀已经破皮了,丝丝的血迹渗了出来。

日子一天天、一年年在重复,小黄牛已经很强壮了,跟老黄牛一样。我也成为了一名中学生。那个时候一周只是回家两次,但是每次回家,小黄牛看到我都很兴奋,在树下来回走着,我还是会过去摸摸它的头。但是我已经不能去放牛了,因为有很多作业要完成。母亲仍然操持家务、农活,我帮忙的时候越来越少。

读初三的时候,我基本在学校里,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母亲和父亲商量一起出去务工,家里的农田转交给别人打理。有一天回家,母亲告诉我小黄牛卖掉了。那一次,也许是时间冲淡了一切,也许是见证过别离,我只是偷偷抹了几滴眼泪,在心中期待小黄牛能遇到一个善待它的主人。

◆生活小景

和狗一起吃肉

余雨苾

在乡下的一户人家吃饭,夹了一些菜,端着碗立在门口的院子里。院子里的梅花正在开,一树艳艳的花朵,在阳光下闪闪发亮,碎金般的光线中还有淡淡的香气。四五只鸡也正在吃,不是米饭,而是地上的青菜叶子。那只黄狗不知道吃过没有,它在围着鸡转圈。

那家的七八岁的孙子也学着我,端着碗,立在院子里吃。黄狗看小主人来了,立马从鸡的身边跑过来,蹲在他的脚边,双眼盯着他的碗。

有点疑惑:我站在那里吃饭,狗怎么不来呢?看来狗是聪明的,它不爱跟陌生人套近乎,并不像人骂的那样势利、浅薄,它的心里其实是知道亲疏,有着骄傲呢。

男孩蹲下身子,腾出一只手,摸摸狗的头,从饭头上撩了一块肉,咬了半边,把剩下的半边丢到地上,狗立起身子,下巴着地,舌头一卷,就把肉吞进了嘴里。它又蹲下身子,盯着男孩的碗。男孩把碗亮给它看,说,没了。狗看到碗里确实没了肉,垂了头,有气无力地蹲下来,有些不开心的样子。

我也蹲下来,摸了一下狗的头,撩起碗里的一块肉,放到地上,狗立马起了身,舌头一卷,吞进了嘴里,吃完了,又盯着我的碗。碗里还有一块肉,我不好意思瞒着它,就又撩出来搁在地上。

狗再看我的时候,我也把碗亮给它看,说了一句:没了,真没了。狗看了一眼,应该是信了。

吃完饭,坐了一会,我就要走了。小男孩送我到门外的路上,狗也跟了过来,它不会特地跑来送我的,应该是跟着小主人来的,不过就当它来送我的吧。临上车,我摸了一下男孩的头,又摸了一下狗的头,大概是我不太熟的缘故,狗偏过头去,像是有点害羞的样子。

晓得害羞多好啊。

